

豫章叢書

第十二冊

詩故卷之七

明 南昌 朱謀埜撰

小雅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何所刺之刺不平也曰尹氏
大師託詞之婉也何以不平尊寵姻亞斥遠君子
爲政偏頗不均平也曰不平曰國均曰式夷曰不
備曰國成詩中凡七言之書曰無偏無頗遵王之
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今也不均不平王道其謂
何哉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言南山雖極崇高然有
石爲階級可履而登其上也師尹不均不平民畏

其威卒無敢言之徒具瞻而已故我託詩以諷刺之也有實其猗實字蓋詭當作有石其猗言山石猗猗接引登履之人也方茂爾惡相爾矛矣謂幽王亦有加惡怒于小人之時若已將加矛戟其身矣然而包承之巧足以自解是以小人終不可去也小人不去君子不得而進矣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非大夫之刺也蓋申后太子之詞也曰念我獨兮哀我小心曰是以有侮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僕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是非並后匹嫡榮枯異等哀痛慘怛者能爲是言乎申侯犬

戎謀攻幽王有成約矣幽王亦既聞之矣故曰民
之訛言亦孔之將此詩褒姒滅之以上八章章各
八句語意已盡終其永懷以下五章疑是錯簡于
此以章皆六句不倫故也正月周之正月建子之
月也繁霜猶易所謂履霜憂在堅冰者也因其有
侮故怨毒生焉此召禍之本也瞻彼中林侯薪侯
蒸謂林中雖有材木都無生意唯待斬伐而已喻
周民死亡之迫也山本崇高今謂正如岡陵之卑
可踰而越也以喻王室大亂可虜而亡也如此訛
言可不知所懲乎局天躋地畏禍也胡爲虺蜴構

亂者也天天是祿蔡邕傳引作天天與周南天天同義謂少好之赤子以貧困不養遂祿喪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何刺之刺其任皇父以卿士也輔相非人故災異迭見而一小人在位羣邪附之及其阽危將迫則又請城私邑徙民以實之唐志周正十月辛卯日食在幽王之六年鄭箋以爲厲王者誤也歷法日食前後兩望月必當食彼月而微謂九月之望也此日而微則辛卯之朔也向在東都垣上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盟州涇是也去西都十里而近皇父恃寵請城規避戎禍土

木繁興徙世家巨姓以實之人情懷土重遷傷其
獨見搜括故賦此詩

爾无正大夫刺幽王也曰爾无正字之誤也詩三百
咸卽詩語而名篇或取諸首關雎鵲巢之類是也
或取諸終騶虞權輿之類是也或卽篇中而取之
庭燎巧言之類是也或卽其人與其事而命之巷
伯賚般之類是也或篇名偶同而分別之小明大
明小旻召旻之類是也因是而求則大雅必有大
宛大弁之篇今則亡矣曰常武者奮武之譌也曰
爾无正者正大夫之譌也此卽篇中之語命篇耳

劉元城乃欲益以兩无其極傷我稼穡何其誕哉
是蓋瞽御之臣所作故曰曾我瞽御瞽瞍日瘁夫
正大夫以暨三事大夫邦君諸侯皆相率去位而
違亂矣我欲勉留使還王都則拒我曰予已未有
室家在此矣泣血鼠思無非疾苦之言也則詰之
曰昔爾由王都而出居誰爲爾作室乎昔旣能作
于彼今亦可作于此何得以無室而拒我哉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曰小旻者小雅旻天之篇也何
以刺乎刺謀國者顛倒是非洊至覆亡也幽王在
位僅十一年詩以刺之者不一而足由夫婦父子

之間大倫已敷設心處慮又何足觀此所謂謀亦
黜申后登褒姒廢宜臼立伯服事耳國有大事雖
集眾廷議亦唯回適是從邇言是聽公論終莫遂
也舍哲謀肅艾之士而唯小人是從將如流泉之
決不復可收相與淪陷而已暴虎馮河固危道也
謀之不善敗國亡家其禍尤烈故我用憂懼如臨
淵履冰焉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非刺宣也次在小旻小弁之間
知亦幽王時詩也味其詞則兄弟相戒毋荒于酒
教子義方求以免禍也鳴鳩古曰博穀今日郭公

季春始鳴且暮刺天而飛未嘗栖止月令鳴鳩拂其羽者是也鷹化爲鳩蓋卽此物舉鳴鳩者明惡鳥化而爲善喻人性無不可化之理也故曰念昔先人明發不寐勉于進修無忝爾祖可矣飲酒溫克進修之一事也各敬爾儀舉全德而言也菽焚善折采菽者必乘晨露未晞之時則無遺脫喻教育者之宜早也蜾蠃產卵于空穴之中必取桑蟲以蠶之喻教子者宜擇所師也脊令警悟兩相覺察唯恐或蹈畢弋喻兄弟砥礪以德求免禍也桑扈戴勝卽今鸚鵡其性嗜肉又名竊脂率場啄粟

違其性矣人不養之以學則天性謬戾勢必陷于
刑辟卜以求免不亦晚乎握粟出卜細民事也管
子稱庶神不格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是已
末章集木臨谷之戒正成德之事

小弁刺幽王也孰刺之太子之傅刺之也鸛斯鸛鵲
似鳥小而多羣腹下白性不反哺好食禾麥卽今
所謂寒鴉也首上有毛卓起如弁故曰弁彼鸛斯
詩言鸛斯多羣猶得叢食田野朝往夕還提提自
適以喻小人冗食于國者甚不少也我何獨見斥
逐而失所乎踽踽周道人所共由今則盡爲茂草

喻王廢棄堯舜之道不行也桑梓大業多陰行者
多趨其下以自芘若鞠窮然喻幽王獨不芘其子
也鳴蜩依柳萑葦依淵異類相恃以爲命我獨流
離失所是以憂至不寐也鹿見逐則疾走然必數
數反顧以俟其類雉羣集則分壘然必雊雊朝鳴
以求其雌物各念族類也今王獨如病木無復枝
幹可持矣何以自立哉兔之投人人或脫之死於
道路人或瑾之皆惻隱不忍之心所感也王心奈
何獨忍至此乎

巧言刺幽王也何所刺疾讒也小弁志在感悟其親

故微及信讒而已此則太子已廢追疾讒人而詰
責之所謂讒人蓋褒姒也呼昊天而及父母知處
父子之間也君子屢盟蓋與褒姒定盟約立其子
也廢置大事安危攸繫如作寢廟者經營非一日
定大猷者聚議非一人我之見廢我忖知其故矣
由布置之術密造膝之謀深也荏染柔木太子自
喻也往來行言喻讒也河濱土疎善陷彼何人而
居河康喻善陷人者也無拳無勇知非大夫也旣
微且憊賤而惡之之詞也居徒幾何明其處祗席
間無多人也皆斥褒姒也幽王廢嫡立庶嬖妾黜

言古
后以致父子相謀宗社覆滅自古禍亂莫甚于此
仲尼錄詩不一而足厥有由哉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按左傳武王克商使諸侯撫
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桓王八年王以蘇忿生之
田與鄭人是蘇公被讒失國當在平桓之際矣

巷伯刺幽王也巷卽永巷宮中道也巷伯者寺人之
長篇內所稱寺人孟子者也寺人親近宮掖目擊
褒姒之讒申后太子之廢故推本其集小過以成
大釁如萋斐小文而成貝錦也天文箕主口舌以
喻讒者驕人指褒姒勞人指申后暨太子呼蒼天

使視之不平甚矣投諸豺虎有北而不受下所共惡也投畀有昊則謂大地無所復容矣楊園卑濕唯宜楊柳畝丘高畝可藝黍稷地有高下故所藝有貴賤然楊園所植之物猗猗而長喻寺人雖賤言偶有中也內譏如是在朝君子可不圖所以拯救之乎

谷風刺幽王也非刺幽也朋友相棄而相怨也春氣土升風自谷出謂之谷風草木乘此發生然其作也必繼之以陰雨甚則奮迅振掉傷殘草木者有之矣顧彼發生之德大傷殘之怨小也汝有患難

恐懼則依據于我今者既安且寧遽以小怨而遂
弃我如遺乎

蓼莪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孝子見放逐者所作也我
一名蘿卽今蒔蘿菜之小而香者孝子自喻其幼
時嘗見憐愛如我也今者憎而見逐不啻若蒿之
惡矣不敢怨望猶曰父母生我劬勞孝子不忍斥
言也餅馨馨恥喻子以不才放逐亦貽父母之辱
也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放逐在外無所依託也山
高則多悲風人情危苦則多悲嘆故以南山飄風
悲厲喻已違養之苦凡民莫不善于事親我獨何

故不善致不得終其養哉罍酒具也餅汲具也餅汲于井以濯罍餅贏則罍無以潔故蒙恥耳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簋殽食之薄者棘七物之微者言往昔朝周資斧之具不過如此君子循而行之小人目而擊之今唯貨賄是責勞役是供疲于奔命大異疇昔矣所以瞻顧周道而出涕也王子晉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積弛關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遠來視道如咫周道如砥之謂也穫薪樵蘇也蘇草刈而束之浸則腐敗喻小國單薄不堪過誅也

仰視天漢呼天告困也跂彼織女之七襄求天代
之輪布帛也所謂終日七襄者敏于織也古布帛
匹長四十尺漢詩五日織一匹夫人故言遲七襄
者成七尺也織女既不能代我之織牽牛不能代
我轉輪南箕不能代我簸粟北斗不能代我挹酒
我困終不可支矣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大東者東國困于征輸也四月
者南國困于征輸也周正唯魯用之它國不能盡
然故稱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耳觀江漢滔滔知其
爲南國也盡瘁以事知其困征輸也當夏則苦煩